

AMERICAN
LITERATURE

美国文学

小 说

熊 (第四节)	威廉·福克纳 李文俊 译	1
在邮局里	陶德·R·泽斯 王治奎 译	36
无人光顾的游泳池	约翰·厄普代克 隋振华 译	39
马达	威廉·T·吉尔 王文 译	42
荒野 (连载)	罗伯特·佩恩·沃伦 金雪飞 译	45
你们过的怎样的日子? (连载)	索尔·贝娄 原元 齐志颖 译	56

诗 歌

爱伦·坡的三首诗歌	王誉公 译	72
-----------------	-------	----

戏 剧

奥尼尔早期的两个独幕剧	欧阳基 译	76
-------------------	-------	----

评 论

作家多, 戏剧少	阿瑟·密勒 黄嘉德 译	99
论戏剧创作	阿瑟·密勒 梅绍武 郭继德 译	102
爱伦·坡的诗歌	王誉公	133
读《在地下生活的人》札记	建业	143
美国黑人小说的里程碑 ——评赖特的《土生子》	李习俭	149
海明威的《大二心河》与“迷惘的一代”	叶 完	15

动 态

消息几则	161
------------	-----

本刊自创刊以来所发表的作品, 未经本刊编辑部及作者
和译者准许, 均不得随意转载、缩写或改编。

AMERICAN LITERATURE

No.2—1986

MAIN CONTENTS

The Bear(4).....	William Faulkner Thans.by Li Wen-jun
At the Post Office.....	Todd R. Zeiss Trans.by Wang Zhi-kui
The Orphaned Swimming Pool.....	John Updike Trans.by Shui Zhen-hua
Motor-Driven.....	William T. Gillie Trans. by Wang Wen
Wilderness.....	Robert Penn Warren Trans.by Jin Xue-fei
What Kind of Day Did You Live?	Saul Bellow Trans. by Yuan Yuan & Qi Zhi-ying
Three Poems by Allan Poe.....	Trans.by Wang Yu-gong
Two One-act Plays by Eugene O'Neill.....	Trans.by Ouyang Ji
Many Writers:Few Plays.....	Arthur Miller Trans. by Huang Jia-de
Introduction to the COLLECTED PLAYS.....	Arthur Miller Trans. by Mei Shao-wu & Guo Ji-de
Reviewing the Poems of Allan Poe.....	Wang Yu-gong
Notes in Reading The Man Who Lived Undergronnd	Jian Ye
Reviewing NATIVE SON.....	Li Xi-Jian
Hemingway's Big Two-hearted River and Lost Generation	Ye Xian

熊

威廉·福克纳 李文俊 译

这里发表的是福克纳著名作品《熊》(The Bear, 1941)的第四节。大家知道,《熊》是系列小说《去吧,摩亚》中的一篇(也可以说是一章)。《熊》一共有五节,福克纳1955年编辑出版他的打猎故事时,曾将第四节抽掉,把其余四节连在一起收入《大森林》一书。现在收在《福克纳中短篇小说选》(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里的《熊》的译文,根据的即为这样的版本。为了让读者得窥全豹,现再将第四节译出。第四节占《熊》全文一半篇幅,在福克纳作品中占着一个重要的地位,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位作家的一些思想倾向。另外,这一节文体纠结缠绕,一如热带林莽中乱生的蔓藤。这一点在福克纳的作品中也是很突出的。

为了便于读者阅读,现将《熊》的内容作一介绍。《熊》的一、二、三节写一个名叫艾萨克(暱称艾克)·麦卡斯林的小孩,在南北战争后的年代里,成长于密西西比地区。从十岁起,他年年随比他大十六岁的表外甥麦卡斯林·爱德蒙兹以及杰弗生镇上的名流,到镇北的原始森林里去打猎。艾克开始学会一些大人的本领,并且锻炼出打猎这种要求严格的运动能产生的男性的美德。在狩猎中,猎人们最强大、最受尊重的对手(既非仇敌,亦非猎物)是一头巨大而年迈的熊,绰号叫老班。艾克十六岁那一年,老班终于被印第安混血儿布恩·霍根贝克和一条叫“狮子”的杂种狗杀死了。

《熊》的第五节(作为独立的中篇小说是第四章)写两年后艾克十八岁时,重返大森林,发现这里已面目全非。打猎队住的营房已无影无踪,打猎队也各自西东。伐木公司侵入大森林,小火车运走一车车圆木。艾克见到原先血刃大熊的勇士布恩·霍根贝克,他在新的“文明”时代里,迷惘、困惑、无所适从,简直有些神经错乱了。

《熊》的第四节写三年后,艾克二十一岁时的事。艾克进入成年,可以继续委托爱德蒙兹代管的家务了。但是艾克却拒绝接受。他和爱德蒙兹在庄园的账房间里谈话,通过一段段纠结混乱的对话,我们渐渐明白,艾克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觉得祖上传下的是不义之财。祖父老卡洛瑟斯先是把上帝交给众人的土地据为己有,后又驱役黑人为他敛聚财富,这都是对上帝意旨的背叛。祖父更不应该蹂躏一个叫尤妮丝的女奴,然后又继续蹂躏她的(也是自己的)女儿托玛西娜,逼得尤妮丝投水自尽。艾克觉得自己继承了罪恶,应该洗涤、赎还。他舍弃了庄园,追踪他的黑人亲戚,把规定给他们的遗产交给他们。最

后，他们以耶稣为榜样当了一名木匠。

这一节还有两个附带的内容。一是艾克的舅舅休伯特·布钱普的故事。福克纳对他着墨不多，但是通过写他给艾克的礼物的变故，另一个约克纳帕塔法世家的没落生动地勾勒了出来。另一是艾萨克的妻子的故事。她嫁给艾萨克，原是觊觎已被舍弃的庄园。计划落空，竟使她赤裸裸的以“性”为条件，诱使与要挟艾萨克就范。福克纳的作品内容丰富，每个细节几乎都有开掘和发展的余地。“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的作者早已故世，“约克纳帕塔法”却有独立的生命，和在作者的头脑里一样，它在译者和读者的头脑里竟也是活生生的。

——译者

四

这一年他二十一^①岁了。他可以把他想法说出来了，这回，他自己和他的外甥并不是在大森林前并肩而立，而是在他即将继承的那片驯服的土地之前，这是他的祖父老卡洛瑟斯·麦卡斯林用白人的钱从野蛮人那里买来的（他们那些没有枪的祖先曾在这儿打猎），祖父驯服了土地并且对它发号施令，或者说他相信自己已经驯服了它也可以对它发号施令，原因是他所奴役的并对之握有生杀大权的那些人从这片土地上清除了森林，汗流浹背地搔刨地面，其深度也许是十四英寸，使过去这儿没有的作物得以生长并且重新变成钱，这钱是相信自己买下了土地的人为了得到地、保住地并拿到一份合理的收益曾经不得不付出的：正是为了这个原因^②，老卡洛瑟斯·麦卡斯林才可以生儿育女，繁衍后代，他知道得很清楚，相信这片土地是他的，该由他占有和传给后人，因为这个坚强无情的人对自己的虚荣、骄傲和力量是早就玩世不恭地有所察觉的，对自己所有的后裔也是全都看不上眼的：

正如知道得更清楚的德·斯班少校和他那片原始森林一样，这片林子比任何文契所记录的都要大都古老：也正如知道得更清楚的老汤玛斯·塞德潘一样，德·斯班的地还是从他那里用钱换来的：也正如伊凯摩塔勃那位契卡索部落的首长一样，汤玛斯·塞德潘的地还是从他那里用钱或是甜酒或是任何别的东西换来的，酋长也知道其实这些土地哪一块都不能算是他的，他既不能把它们消灭，也不能把它们出卖

如今不是在大森林之前，而是在土地的前面，不是想追逐什么、贪求什么，而是想有所舍弃，而且是在小铺里，这本来是最合适的地方，这儿也许不能算是心脏，但肯定是拒绝与舍弃的一个太阳神经丛：一座正正方方的有门廊的木头建筑，象个不祥之物似的蹲在田野的高处，田野上的劳动者仍然受到羁缚，不管有没有六五年的事情，这所木头房子外面贴满了各种广告，推销鼻烟、伤风药以及软膏与药水，这些软膏与药水是白人制造、白人销售的，目的是把黑人的色素漂白、头发拉直，好让他们酷似二百年来一直奴役他们的那个种族，再过上一百年，即使再打

①“他”指艾萨克·麦卡斯林，二十一岁是法定成年的年龄，从这时起艾萨克可以正式继承麦卡斯林家的庄园了。下一句中的“想法”是指艾萨克决心舍弃庄园的念头。

②指上文所述的对黑人的奴役。

一次内战，黑人也无法从这个种族那里获得完全的自由

他自己和他的外甥置身在干酪、腌肉、煤油和马具的陈腐的气味当中，置身在一排排木架当中，木架上放着烟草、工作服、瓶药、线、犁栓，置身在盛放面粉、杂粮、糖浆、盛钉子的大桶小桶当中，他们周围还有一只只钉在墙上的木楔，木楔上挂着犁绳、马轭、笼头和轭链，这里有一张办公桌，桌子上有只木架，架子里放着一摞摞帐簿，在上面麦卡斯林^①记下了潺潺流水般流出去的食品、供应、装备的细帐，这些东西每年秋天在棉花收下轧去棉籽卖掉之后又会重新回来（这两条线细得象真理，不可捉摸有如赤道，然而又象缆绳般结实，能把那些在他们流汗不止的土地上种棉花的人终生捆绑住），那些老帐簿模样大小都很粗笨古怪，在那些发黄的纸上留下了他的父亲梯奥菲留斯和他的叔叔阿摩蒂乌斯的褪了色的笔迹，那还是内战前二十年写的，那次战争至少在名义上把卡洛瑟斯·麦卡斯林的黑奴给解放了：

“放弃，”麦卡斯林说，“放弃。你，他^②的直裔男性后代，他看到了机会，抓住机会，买下了地，拿到了地，反正不管用什么手段得到了地，反正不管用什么手段从那古老的产权，从那第一专利权中得到了地，可以传给后人，当时，这片地还是一片荒野，里面有许多野兽和比野兽更野蛮的人，他清除土地，把它变成一样可以留传给子孙的东西，一样值得传给后代使他们感到安逸、安全、骄傲并且使他自己的名声与业绩永垂不朽的东西。你不仅是男性后裔而且是直系第三代唯一的一个也是最后的一个后裔，而我不仅是老

卡洛瑟斯的第四代后裔而且还是从女儿这一支所出的，我名字里之所以有麦卡斯林这个字完全是因为出于容忍和礼貌，也是因为我的祖母对那个人的成就感到自豪，可是你却认为可以放弃他的遗产和他的业绩。”于是他说

“我没法放弃它。它从来不是我的，我无权放弃它。它也从来不属于父亲和布蒂叔叔可以由他们传给我让我来放弃，因为它也从来不属于祖父可以由他传给他们再传给我让我来放弃，因为它也从来不属于老伊凯摩塔勃可以由他出卖给祖父让他传赠和放弃。因为这地根本也不属于伊凯摩塔勃的祖先，可以由他传赠给伊凯摩塔勃让他出卖给祖父或是别的什么人，因为就在伊凯摩塔勃的发现、明白自己可以把它换成钱的那一瞬间，就在土地不再属于他可以由他子子相传的那一瞬间，买下这块土地的人等于什么也没有买到。”

“什么也没有买到？”于是他说

“什么也没有买到。因为他^③在《圣经》里说是怎样创造世界的，造好之后对着它看了看说还不错，便接着再创造人。他先创造世界，让不会说话的生物居住在上面，然后又创造人，让人当他在世界上的管理者，以他的名义对世界和世界上的动物享有宗主权，倒不是人和他的后裔一代又一代的对长方形、正方形的一块块土地拥有不可侵犯的权利，而是在谁也不用个人名义的兄弟友爱气氛下，共同完整地经营这个世界，而他所索取的唯一代价就只是怜悯、谦卑、宽恕、坚忍以及用脸上的汗水来换取面包。而且我还知道你打算要说什么，”他说：“只不过祖父——”麦卡斯林接下去说

①这是麦卡斯林·爱德蒙兹，不是艾萨克·麦卡斯林，而是后者的表外甥。

②指老卡洛瑟斯·麦卡斯林，艾萨克的祖父，麦卡斯林家族的族长。

③指上帝。下文中黑体的“他”也都指上帝。

“——的确拥有它的呀。而且又不是第一个。不是唯一的一个也不是第一个，从人被逐出伊甸园算起，你的权威经典里不是这样说的吗。而且也不是第二个，仍然不是只有他一个，从他的由亚伯拉罕^①身上跳出来的选民以及他们的子孙（他们抛弃了亚伯拉罕）的那部乏味、可怜的历史看是如此，从那五百年的历史^②看也是如此，在五百年里，半个为时人所知的世界和它所包括的一切都臣属于一个城市，正如这个庄园和它所包括的一切生命都臣属于、无法废除地隶属于这家小铺子和那边你祖父在世时立下的帐簿，而在接下去的一千年^③里，人们为帝国崩溃后破碎的山河争夺不已，直到最后，连那些残损的土地也贫瘠不堪，人们为旧世界一钱不值的黄昏这样的啃了又啃的骨头猎猎嗥叫，最后，一枚偶然的鸡蛋使他们发现了新大陆。因此让我说我的看法吧：大管怎么说老卡洛瑟斯的确是拥有这片土地的。他买了，得到它了，不管怎么说；保住了它，留住了它，不管怎么说；把它传给了后人：不然的话你干嘛站在这里谈什么放弃和断绝关系呢？老爷子得到了、保留了五十年直到你可以与它断绝关系，与此同时，**他**——这位裁决者，这位缔造者，这位仲裁者——在宽恕——**他**有没有宽恕呢？朝下界俯视，看到了——**他**看到了没有呢？看到了，却不能有所作为，还是根本没有看到；看到了，却不愿有所行动，还是兴许**他**根本不愿意看见——是脾气乖张，是无能，还是盲目：到底是哪一种情况呢？”于是他说

“是被剥夺了。”于是麦卡斯林说

“什么？”于是他说

“是被剥夺了。不是无能：**他**没有宽恕，也不是盲目，因为**他**是在注视着一切。还是让我把话说清楚吧。伊甸园被剥夺了。迦南福地也被剥夺了，那些剥夺了别人的人剥夺了别人同时自己也被剥夺了，在外地主在罗马妓院里的五百年，野蛮民族从北方森林里出来的一千年，他们剥夺了罗马的地主，吞噬他们蹂躏过的财物，自己又被人蹂躏，接着又在**你**所说的旧世界一钱不值的黄昏中对着旧世界被啃过的骨头咆哮，所以**他**的名义作出渎神的行为，直到**他**仅仅用一只鸡蛋让他们发现一个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界里，一个人民的国家可以在谦卑、怜悯、宽恕和彼此感到骄傲的精神中建立起来。不管怎么说祖父是的确拥有土地的因为这是**他**允许的，不是因为无能、纵容、盲目而是因为**他**命令这样做，**他**监视着这样做。**他**看到这片土地早在伊凯摩塔勃和伊凯摩塔勃的父亲老伊塞梯贝哈还有老伊塞梯贝哈的一辈辈先人拥有它之前就已经是受到诅咒的，早在任何一个白人用祖父和他的同类、他的父辈从旧世界腐朽的、一钱不值的黄昏——仿佛旧世界污浊的风鼓满了帆驱使着船舶——带到新世界的东西换到手之前，就已经是玷污了的，这片新大陆是**他**出于怜悯和宽容特地赐给他们的，条件是他们必须怜悯、谦卑、宽容与坚忍——”于是麦卡斯林说

“啊。”

“只要是在伊凯摩塔勃和伊凯摩塔勃的后代手里不间断地传下去，任何地方的土地都是没有希望的。也许**他**看到，

①见《旧约》《创世纪》第十七章五一八节。上帝使他成为“万邦之父”，有许多后裔。

②指罗马帝国的统治，从公元前27年到公元476年。下面的“城市”指罗马。

③指罗马帝国灭亡到哥伦布发现美洲这之间的一千年。下面提到的“鸡蛋”，指的是哥伦布使鸡蛋立起来的故事。

只有在一个时期之内，把土地从伊凯摩塔勃血统的人的手里夺走，交给另一种血统的人，他才能完成他的目的。也许他早已知道那另一种血统的人会是怎么样的，也许只有让白人的血统出现，足以引起白人的诅咒，这样做才是最大的公平，也是最大的报复，当——”这时麦卡斯林说

“啊。”

“——当他用带恶进来的血统来摧毁恶时，正如医生用发热来解除发烧，以毒攻毒一样。也许他从他可能挑选的众多的人中挑中了祖父。也许他知道祖父不能完成他的目的，因为祖父也是诞生得太早了，不过祖父会有后裔，合用的后裔；也许他早已预见到祖父会有什么样的后裔，也许他早已看到祖父身上有能繁殖三代人的种子，他看到这种子会着手让至少一部分他的卑贱的民众得到自由——”于是麦卡斯林说

“含^①的子孙。你不是喜欢引《圣经》吗：他们是含的子孙。”于是他说

“他在《圣经》里是说了一些话，不过有些话人家说是他说的其实他并没有说。我知道你现在想说什么：如果真理在我看来是这样的在你看来又是那样的，那我们怎么能决定哪种说法是真理呢？其实你不需要选择。心早已经知道了。他的书写出来不是给必须作出抉择、选择的人读的，而是让心灵来读的，不是给世界上的聪明人读的，因为也许他们并不需要这本书，也许世界上的聪明人已经没有心了，而是给世界上遭到厄运和地位卑微的人读的，他们除了用心灵之外再也不能用别的来读了。因为为他写他的书的人写的都是真理，世

界上只有一种真理，它统驭一切与心灵有关的东西。”于是麦卡斯林说

“那么说那些为他记录下他的书的人有时是在说谎了。”于是他说

“是的。因为他们也是人。他们当时试图透过心灵的冲动的复杂性写出心灵的真理，为了所有那些会在他们死后跳动的复杂、困惑的心。他们试图告诉人们的事，他所想说的事其实也很简单。这本记录了他的话的书是为普通人写的，但是普通人却感到难以相信这些话。还必须用他们熟悉、能够理解的日常用语来解释才行，不仅仅对那些听的人，而且也对那些讲的人，因为如果那些如此接近他以至从所有能呼吸与讲话的大众中选出来记录、传达他的话的人，也只能通过推动心灵的激情、欲念、仇恨与恐惧的复杂性来理解真理，对于那些只能通过口头传达理解真理的人，他们抵达真理又需跨越何等宽阔的一条鸿沟呢？”于是麦卡斯林说

“我可以回答说我不知道，因为你老是惯于用同一段经文来证明自己的看法正确，证明我的看法不正确。可是我不这样说，因为你自己已经答复了：如果按你所说的那样，心，那一贯正确、不会有错的心，是知道真理的，那么，那就根本不存在时间了。不过也许你是对的，因为虽然你承认从老卡洛瑟斯到你是三代，其实并没有三代。连两代人都是不完整的。布克叔叔和布蒂叔叔^②。他们不是最早的也不是唯一的。在这片你宣称是上帝创造、人类自己诅咒和玷污的国土上，在不到两代人有时候还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就出现了

^①据《旧约》《创世纪》第九章二十一—二十五节说：含是挪亚的儿子迦南的父亲。有一次挪亚喝醉酒赤着身子躺在帐篷里，含见到后出去告诉两个兄长，于是他们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父亲披上衣服。挪亚醒后知道小儿子含看见了自己裸露的身体，便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兄弟作奴仆的奴仆。”十九世纪美国有些主张蓄奴的人牵强附会，说黑人是含的后代，理应当奴隶。

^②布克即梯奥亦留斯，布蒂即阿摩蒂乌斯。

一千个别的布克和布蒂。更不用说1865年的事了。①”于是他说

“是的。除了父亲和布蒂叔叔还有许多人，”他甚至都不朝书桌上的架子瞥去一眼，麦卡斯林也没有看。他们并不需要看。对他来说，好象这些有斑迹的、龟裂的皮面帐簿正按着泯灭中的次序被一本本搬下来摊开在桌子上或是假想的**法庭**甚至**圣坛**或者是上帝的**宝座**前，在这些记录了人间的不正义以及至少是一点点的改善和补偿的发黄的纸页与浅褐色的墨水永远化为无名、公有的原始尘埃之前，让那位**全知者**作最后一次的细读、沉思与复习

发黄的纸页上潦草地涂写着褪了色的墨水的字，起先是他祖父写的，然后是他父亲和叔叔写的，他们过了五十岁然后又过了六十岁都仍然是单身汉，其中的一位管理庄园和农活，另一位管理家务和烹饪，而且在他的孪生兄弟结婚、男孩出生之后还一直做下去

父亲一入土，这两兄弟就从那幢设想很庞大的、父亲甚至都没有造完的谷仓似的大宅里搬了出来，搬进一所他们俩自己盖的只有一个房间的小木屋，他们住进去以后才增盖了几间屋子，他们不让任何一个奴隶碰任何一根木头，仅仅是真的要把一根根圆木举起来放在应该放的位置上时，他们才让步，因为这绝不是两个人能抬得动的，他们把有的奴隶都安顿在大宅里，这儿有的窗户还仅仅是用乱七八糟的木板挡起来的，或是用熊皮、鹿皮钉在空荡荡的窗框上：每天日落时分负责农活的那个兄弟就会象一个解散一连士兵的军士长那样，让黑人列队前进，不管他们愿意还是不愿意，男人、女人、大人、小

孩，他们倒也不提问、不抗议也不求情，统统轰进那所还没长好就流产的大宅，仿佛老卡洛瑟斯、麦卡斯林也在这具体表明自己虚荣的不着边际的构思前惊呆了：布克大叔在心中默默地点名，把他们轰进去，然后用一根熟铁打的有剥兽皮的刀那么长的钉子把门钉死，这根钉子是专门为了这个目的系在门框柱的一根鹿皮短带子上的，其实这座大宅有一半窗子都是没有的，也根本没有装合页的后门，因为不管是当时还是五十年过去孩子本身已长大能够听到与记得事儿时，当地都流传着一个民间故事式的传说：说什么这一带整个晚上都出没了麦卡斯林家的奴隶，他们避开月光照耀的大路和骑马巡逻队去别的种植园作客，还说什么在两个白人和二十来个黑人之间存在着一个没有说穿的君子协定：在那个白人太阳落山时给他们点了数把那颗自己打的钉子插进前门之后，只要第二天天亮时把钉子插进去的那个兄弟把钉子重新拔出来时所有的黑人都在屋子里，两个白人就不会绕到房子后面去看后门

这两个孪生兄弟连笔迹也都是一样的，只有当你把两种样本并列放在一起比较时才能分辨出来，甚至在两个人的笔迹出现在同一页纸上时他们的笔迹也都是一模一样的（他们的笔迹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同一页上了，仿佛他们早就停止了口头交流，而是利用每天往前进展的纸页来处理人压迫人的不可避免的事务，这种事务在1830年到1840年在整个密西西比州北部的荒原地区进行着，却单单挑中了他们两个来干这样的事）两种笔迹都仿佛出自同一个极为普通的十岁男孩

①1865年是内战结束的一年。麦卡斯林的意思是说：即使在内战之前，也有成千个象布克和布蒂那样的自动解放黑奴的人。

的手，连拼法也一模一样，只不过多少年来毫无进步，而这期间卡洛瑟斯·麦卡斯林继承与购置的奴隶——罗西乌斯、菲贝、图西迪德斯、尤妮丝以及他们的后代、还有山姆·法泽斯和他的母亲，这两个都是卡洛瑟斯用一匹走小步子的劣种阉马向老伊凯摩塔勃换来的，他的土地也是从这位契卡索酋长那里买来的，还有谭尼·布钱普，这是双胞胎之一的阿摩蒂乌斯在一次扑克牌戏中从邻人那里赢来的，还有那个怪人，他管自己叫珀西伐尔·布朗李，这是双胞胎中那个叫梯奥菲留斯的买来的，干嘛要买他和他的孪生兄弟显然都不清楚，这是从贝德福·福勒斯特^①手里买下的，当时他仍然仅仅是个奴隶贩子而不是一位将军（这件事占了一个单页，时间不长还不到一年，事实上还不到七个月，一开头是那孩子的父亲的笔迹，艾克已经能分辨出来了）：

珀西伐尔·布朗李 二十六岁 文书兼簿记。

1856年3月3日在柯德·华特从N.B.福勒斯特处购得价为265元

在这下面，同一种笔迹写道：

1856年3月5日根本不会记帐也不识字。会写自己的名字可是我自己已经写下来了他说他会犁地可是我看不象。今天已送去大田1856年3月5日

还是同一种笔迹：

1856年3月6日也不会犁地说他打算做一个牧师这么说也许他会牵牲口到溪边去饮水的吧

这一回是另一种笔迹了，现在当两种笔迹出现在同一页上时他能分辨出是他叔叔的

笔迹了：

1856年3月23日连这一点也不会除非是一回牵一头得把他脱手

接着又是第一种笔迹：

1856年3月24日这个世界上究竟会有谁要买他呢

然后是第二种笔迹：

1856年4月19日没人会买的你自己两个月以前在柯德·华特市场上裁了跟斗我从来未说过要卖掉他是要释放他

第一种笔迹：

1856年4月22日我要从他身上把钱弄回来

第二种笔迹：

1856年6月13日怎么弄呢一年一块钱265元得265年谁来签他的自由证明书呢

接着又是第一种：

1856年10月1日骡子约瑟芬腿断被枪杀马房里不对劲黑奴不对劲什么都不对劲损失一百元^②

同一种笔迹：

1856年10月2日给予自由借方麦卡斯林与麦卡斯林265元^③

然后又是第二种：

10月3日借方梯奥菲留斯·麦卡斯林黑鬼265元骡子100元共计365元他还还没有走父亲应该在这里的^④

然后又第一种：

1856年10月3日这个混蛋不肯离开父亲会怎么干呢

第二种：

1856年10月29日给他重新起名字

第一种：

^①南北战争时南方的一个将领。

^②意思是骡子约瑟芬的腿是布朗李笨手笨脚弄断的。

^③意思是决定让布朗李得到自由，亏损265元由两兄弟共同负担。

^④意思是布蒂表示黑人身价与骡子钱均应由他一人承担。

1856年10月31日给他起什么新的名字呢
第二种：

1856年圣诞节叫斯宾特里乌斯)

① 随着一页又一页一年又一年的过去变得具体了，甚至还影影绰绰地有了生命，各自具备自己的感情与复杂个性；一切都记录在这里，不仅是一般的、可以原宥的不正义行为以及对它的缓慢的补偿，而且也记录下了那个骇人听闻的悲惨事件，那是无法原宥的也是永远不能补偿的，新的纸页和新的帐簿，上面的笔迹他现在只消看一眼便能认出是他父亲的了：

父亲去世路西乌斯·昆图斯·卡洛瑟斯，1772年生于卡罗来纳1837年卒于密西西比。1837年6月27日去世并安葬

罗斯库司。祖父在卡罗来纳养大年龄不祥。1837年6月27日给予自由不愿离去。1841年1月12日去世并安葬
菲贝罗斯库司之妻。祖父于卡罗来纳购得自称五十岁1837年6月27日给予自由不愿离去。1849年8月1日去世并安葬

图西德斯罗斯库司与菲贝之子1779年生于卡罗来纳。1837年6月28日拒绝接受父亲遗嘱中指定给予的十亩土地
1837年6月28日拒绝接受阿与梯·麦卡斯林建议赠予的二百元愿意留下做工以偿还身价

在这底下以及接下去的五页以及几乎同样多的年份里，那给他的工钱的缓慢的，

逐日逐日的积累与食物与衣服——糖浆、肉和饭、便宜结实的衬衫、裤子、皮鞋、以及偶而得到用以抵御雨水和寒冷的外套——的费用都记录下来，两者相抵得出了慢慢然而仍然是稳定增长的节余（艾克似乎的确可以看见那个黑人，那个奴隶，他的白人主人为了那件事情②永远解放了他，但是正是因为有这件事，只要他记忆犹存便不能接受这种自由，那孩子仿佛看见他走进小铺，也许是向那个白人的儿子要求允许他看一个帐目，虽然他不认识字，他甚至也不要求白人告诉他——他反正总得接受，因为他根本无法查对——还得过多久他才能离开庄园，可以永远也不回来，其实他要去的地方也仅仅是十七里路之外的杰弗生镇）帐目一直记下去直到最后一条记载，下面还划了两道黑杠：

1841年11月3日付与图西德斯·麦卡斯林现金200元整。1841年12月图用此款在杰③开设铁匠铺1854年2月17日去世并安葬

尤妮丝1807年父亲在新奥尔良以650元购得。1809年与图西德斯结婚1832年圣诞节在溪中溺死

接下去另一种笔迹出现了，他在帐本上看见并且辨认出这是他的叔叔的笔迹，这还是第一次，这是做家务事和做饭的那位，麦卡斯林早在孩子出生前十六年就认识他和孩子的父亲了，可是即使是麦卡斯林，也只记得他整天坐在炉灶前一把摇椅里做饭的情形。他写道：

①前括号在7页16行，括号后面的句子接该页16行“一位将军”。这个句子的主语是“奴隶”（该页第3行），谓语是本页的“变得”与“有了”。这主语与谓语之间的一千多字都是插入语。

②指的是这件事：卡洛瑟斯霸占了黑女奴尤妮丝，在她怀孕后让她嫁给图西德斯，尤妮丝生下的女儿托玛西娜，托玛西娜长大后又为卡洛瑟斯霸占并怀孕。尤妮丝因此投水自尽。这些事虽然没有说穿，但图西德斯肚子里很清楚。卡洛瑟斯在遗嘱中规定自己死后图西德斯可以得到自由与十英亩土地。图西德斯宁愿用自己的劳动所得贖取自由，他不能接受以妻、“女”为代价换来的“恩赐”。

③指杰弗生。

1833年6月21日她自溺而死①
接着是第一种笔迹：

1833年6月23日世界上有谁听说过一个黑鬼会自溺而死的呢
然后是第二种笔迹，不慌不忙的，完全是总结式的，除了日期不同，两项记载一式一样，就象是用橡皮图章印出来的：

1833年8月13日她自溺而死
于是他想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当时他十六岁。他独自一个呆在这小铺里不是头一回，把书桌架子上从记事起就十分熟悉的老帐簿取下来也不是头一回。在他孩提时甚至在九岁、十岁、十一岁他读书识字之后，他常常抬起头来望着这些有斑痕与裂缝的书皮书脊，却并不特别想打开它们，虽然他总有一天是要好好研究它们的，因为他知道它们没准包含着一部编年史式的记录，极其详尽却无疑是非常乏味的记录，这样的材料他从别处是得不到的，里面不仅有他的亲人的情况而且还有全部亲属的有关情况，不仅有白人的事也包括黑人的事，他们和他的白人祖先一样，也是他的长辈，里面还有土地方面的情况，这土地是他们共同拥有共同开发的，他们全都赖以为生，也是一起养护它的，而且还全继续共同利用下去，不管肤色上的区别和名义上是属于谁的，但是要看帐簿也得等到有空闲的某一天，那时他老了，说不定也有点儿感到厌烦了，因为这么多年之后这些老帐本里的事早已经是铁定了、结束了、不可改变了、没有危害了。后来他十六岁了。他在找到之前就知道他会发现什么了。半夜之后等

麦卡斯林睡觉了，他到麦卡斯林的房间里去取了小铺的钥匙，他关上小铺的门，锁好，那盏早就被人遗忘的灯又重新在沉滞、冰冷的空气中发出臭味，他趴在发黄的纸页上，心里想的倒不是“为什么要投水自溺”，而是在想他相信他父亲看到自己的孪生兄弟的第一次评论必定会想的事：为什么布蒂叔叔认为她是自溺而死的呢？在找的过程中，他开始发现在紧接着的下一页上有他知道会找到的材料，不过仍然不是他要的那一点因为这件事他已经知道了：

托玛西娜小名托梅图西德斯与尤妮丝之女1810年生1833年6月死于难产已
安葬是年星辰殒落

下面的一条也不是：

图尔图西德斯与尤妮丝之女托梅之子
1833年6月生是年星辰殒落父亲的遗嘱再没有别的了，没有写满这张纸页的每天付给多少工钱和他领的食物、衣服该扣多少钱的令人厌烦的记录，也没有关于他的死亡与安葬的记载，因为他比他的白种同父异母兄弟们②活得长，而麦卡斯林保管这些账册时是不记死亡日期的：仅仅是父亲的遗嘱这几个字，这几个字他是看见过的：老卡洛瑟斯粗壮潦草的字体比他两个儿子的难认得多，而且拚法也不见得高明多少，他一方面几乎每一个名词和动词都用大字，另一方面也不稍稍用点心给加上标点符号，也不想法让文理通顺一些，正如他根本不去费一点气力，解释或设法掩饰自己为何要把一千元遗产赠给一个没有嫁人的女奴的儿子③，这笔钱只有在孩子

①指尤妮丝。她是1832年圣诞节自溺而死的。这里的1833年6月21日是艾克的叔叔记下此事的日期。下面的6月23日，8月13日都是“记帐”的日期，说明两兄弟通过记帐在交谈、核实与统一思想。

②指布克与布蒂。图尔是老卡洛瑟斯与托玛西娜所生，故而有此说法。布克与布蒂均死于1879年。图尔死亡年份小说中没有交代。

③这说明卡洛瑟斯根本不把乱伦的事放在心上，他甚至都不想掩饰这件事，因为在他看来，黑女奴不能算是人。

成年时^①才会付给，这样一来就算是承担了那件事的后果了，但仍然没有提供他承认这件事的明确无误的证明，也不是从他自己的财产中付出的，而是罚他的两个儿子付款，是让他们来付罚金以弥补父辈的偶然过失；甚至也不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名誉让人保持缄默的一种贿赂，因为他的名誉是只有在他自己不再在世界上保护自己时才会受到损失的，这笔钱他几乎是很轻蔑地扔出来的，仿佛是在扔一顶旧帽子或一双旧鞋子，这一千元到了那样的情况下再付出不管是对那个黑人还是对他自己已经再也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了，那个黑奴要到成年之后才能见到这笔钱，二十一岁才开始懂得钱是怎么回事，这也未免太晚了。我看这比喊一个黑鬼一声“我的儿子”还要便宜，他想。即使“我的儿子”仅仅是四个字。不过这里面总还是有点爱的，他想。某种形式的爱。即使是他称之为爱的某种东西：总不仅仅是某个下午或晚上使用的痰盂吧。这件事情里有一个老人，他老了，离生命结束只有五年了，早就是一个鳏夫，由于他的两个儿子不仅是单身汉而且已近中年，宅子是很寂寞的甚至一定是非常沉闷的，因为如今种植园已经基础稳固，一切运转得很正常，钱现在是够用的，对于一个罪恶甚至明显保持在财产水平之下的人来说也许钱还是太多了，这件事里还有一个姑娘，没有丈夫，年轻，生孩子时才二十三岁；也许起先他是因为寂寞才派人叫她来，让屋子有点年轻的

声音和动作，把她召来，吩咐她的母亲派她每天早上来扫地、铺床而做母亲的也默许了，因为这也许是早已达成默契的，是早已计划好的：这个姑娘是一对黑人夫妇的独生女，这对夫妇不是干大田活儿的奴隶，他们自己认为地位高人一等，不仅是因为方才所说的那个原因，而是因为这个当丈夫的以及他的父亲、母亲都是这个白人从自己的父亲那里继承来的，而这个白人在人们出门不是骑马便是坐汽船的日子里走了三百多里路到新奥尔良去买回来那个姑娘的母亲给他作妻子^②

账本里也就记下了这一些。那些发脆的旧纸页仿佛是自动翻过去似的，当时他想他自己的女儿他自己的女儿。不不不即使他再翻回到那一页在那上面那个白人（当时甚至还不是鳏夫呢）他是从来也不出远门的正如他的两个儿子在他们的时代一样，这个白人根本没有增加一个奴隶的必要，却大老远的新奥尔良去买回来一个。孩子十岁时托梅的泰瑞尔^③还活着，他通过自己的观察和记忆也知道托梅的泰瑞尔身上早就有一些白人的血液后来他的父亲又给他增添了一些^④；五十年后，在那间半夜里臭哄哄冷冰冰的房间里，对着冒烟发臭的灯发出的黄色的光，那孩子俯身细看那张发黄的纸页时，他似乎看见在那个圣诞节，就在她的女儿和她的的情人（她的第一个情人他想。她的第一个）的孩子出生前的六个月，她真的走进了冰冷的溪水，她是孤独的、铁了心的、麻木了的、执行仪

①指满二十一岁时。

②意思是：在交通不便的时候，一个白人主子竟会走那么远路花那么多钱（65 0元）去买一个黑女奴（尤妮丝）回来给自己的黑奴图西德斯当妻子，这是不可思议的。因此艾萨克认为，老卡洛瑟斯从一开始起就是别有用心。

③即图尔，托梅（即托玛西娜）之子。

④意思是：图尔的母亲托玛西娜是尤妮丝与卡洛瑟斯之女，身上已有一半白人血统，她的儿子身上本来就应该有白人血液；图尔的父亲是卡洛瑟斯，又给了他“二分之一”的白人血液。这样一来，他的白人血统就更多了。

式似的,她已经不得不弃绝了信仰与希望,如今又正式、干脆地弃绝了忧愁与失望

也就是这些了。他用不着再看这些账簿了,他也就没有看过;那些逐渐暗淡下去但是绝对不会消失的发黄的纸页已经成为他的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永远留在那里,就象他的诞生是件无可置疑的事实一样:

谭尼·布钱普二十一岁1851年由阿摩蒂乌斯·麦卡斯林从休伯特·布钱普手中赢得也许是因为五张顺子对三张三点对看见了没有叫牌1859年乌托梅的图尔结婚

也没有获得自由的日期,因为她的自由以及她的第一个活下来的孩子的自由并非在小铺里由布克与布蒂·麦卡斯林赐给而是得自在华盛顿的一个陌生人^①之手,也没有去世与安葬的日期,这不仅仅是因为麦卡斯林管账本时不记死亡消息而是因为1883年这一年她仍然活着而且还会活到亲眼看见自己最后一个活下来的孩子^②给她生了一个孙子:

阿摩蒂乌斯·麦卡斯林·布钱普托梅的图尔与谭尼·布钱普之子1859年生1859年死

接下去完全是他叔叔的笔迹了,因为他父亲如今已经是那个人^③领导的骑兵队里的一员了,那个人当奴隶贩子时父亲都不会拚写他的名字:下面的那位没有占上一页甚至都没有写满一行

托梅的图尔与谭尼生一女1862年

下面的那个也是连一行都没有占满,甚至连性别也未标明,也没有说明原因,虽然孩子能猜得出,因为麦卡斯林当时已经十三岁了,他记得当时许多地方都发生饥谨现象,缺乏食物的不仅仅是维克斯堡^④一个地方:

托梅的图尔与谭尼生一孩子1863年接下去仍是同一种笔迹,这回的这个孩子活下来了,好象谭尼的坚韧和老卡洛瑟斯专横恣肆的一点点变淡、变稀的冤孽终于甚至把饥谨也给战胜了:字迹与拚法也比孩子过去见过的更清楚些、更完整些,写得也更用心些,好象是这个一开始就应该是个女人的老人在兄弟去打仗的时候,在做饭、照顾好自己和那个十四岁的孤儿^⑤之余,尽力管好剩下的这个残破的农场,他认为出现了一个吉兆,说明希望已重新升起,因为这个没有名字的小奴隶居然活到了让人给他起一个名字的时候:

詹姆士·图西德斯·布钱普托梅的图尔与谭尼·布钱普之子生于1864年12月29日母子均安家人想叫他梯奥菲留斯但曾起过阿摩蒂乌斯·麦卡斯林与卡洛琳·麦卡斯林这样的名字两人都死了因此劝阻了他们凌晨二时出生母子均安

可是往下没有了,什么也没有记载;还得再过两年^⑥那个差不多成了大人的孩子才会从去田纳西州的那场无效之行回来,他带去了老卡洛瑟斯给他的黑人儿子及其后代的三分之一仍然未动的遗产,在那三

①指林肯总统。

②谭尼·布钱普与托梅的图尔结婚后,先生下的三个孩子都夭折;后又生下三个孩子,都活下来了,他们是吉姆(即谭尼的吉姆)、索凤西芭与路喀斯。

③指N·B·福勒斯特,他曾为奴隶贩子,将布朗李卖给布克的也就是他。南北战争时,他当了南军的骑兵司令。

④当时正在进行内战,饥谨流行。维克斯堡是密西西比州西部一个城市,1883年时曾受围攻,故有此语。

⑤指麦卡斯林·爱德蒙兹。

⑥指艾克看账本之后的两年,亦即1885年,那年12月29日,刚满二十一岁的詹姆士失踪,艾克追寻他到田纳西州的杰克生,无功而回。当时艾克十八岁。

个幸存的孩子终于一个又一个地表现出他们明显的生的意愿在人间站稳了脚跟之后，他们的白人堂叔又把遗产增加到每人一千元，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在他们成年之时给予；总之，还要过上两年，那个孩子才会亲自写完这一页，而且一直写下去，写到一个1864年（也包括1867年，这是孩子自己呱呱堕地见到光明的年份）出生的人不被指望活下去、自己也不敢想象能活下去甚至也不想继续活下去的日子^①早已成为陈迹的时候；现在是他自己的笔迹了，奇怪得很，他的笔迹既不象他父亲的，也不象他叔叔的，甚至也不象麦卡斯林的，倒是与他的祖父颇为相似，只是拚法并不一样：

1885年12月29日他^②于二十一岁生日的那天晚上失踪。艾萨克·麦卡斯林曾追寻到田纳西州的杰克生，在那里失去其踪迹。准备给他的三分之一的遗产一千元于今日即1886年1月12日归还麦卡斯林·爱德蒙兹基金

不过在看账本的当时还没有这一条，那是要在两年之后，现在他又看到他父亲的笔迹了，他的老首长^③现在既不是军人也不是奴隶贩子了；这笔迹又在账本里出现一次以后就再也不出现了，这回他的字体更难辨认了，简直让人看不明白，这是因为他得了风湿病，行走不便，也因为他现在对拚法与标点符号更加妄然无所知了，仿佛他追随一个世上独一无二卖过一个黑奴给他而且让他吃了亏的人打了四年仗，使他不但对信仰与希望完全看穿，而且连拚字法也认为是一文不值的了；

索凤西芭·布·小姐托图与谭之女 1869年生

但是信心与意志倒尚未消沉，因为笔迹就就在帐簿上，是用左手写的^④，可是在账本里就再出现了这一次，以后就又不见了，因为孩子自己这时已经一岁，六年之后，当路喀斯出生时，他的父亲和叔叔都已经死了快五年了，他们俩是在十二个月之内先后去世的；接下来的又是他自己的笔迹了，他在场看到的，那是在1886年，她刚刚十七岁，比自己小两岁，当时他在这个小铺里，麦卡斯林从外面淡淡的暮色中走进来，说：“他要娶凤西芭^⑤，”就那样：他朝麦卡斯林背后看去，见到一个男的，是个陌生人，比麦卡斯林高，穿着也比麦卡斯林和孩子认得的大多数白人惯常穿的都要讲究，他走进房间时的神情象白人，站在那里的神情也象白人，仿佛他之所以让麦卡斯林走在他的前面并不是因为麦卡斯林的皮肤白而仅仅是因为麦卡斯林住在这里，熟门熟路，他讲起话来也象白人，他越过麦卡斯林的肩膀迅速而机敏地看了孩子一眼，然后就再也不看了，再也没有兴趣了，就象一个成熟的、有克制能力的白人会作出的那样，不是因为不耐烦仅仅是因为没有时间。“娶凤西芭？”那孩子嚷道。“娶凤西芭？”接着就再也不吭声了，仅仅是在麦卡斯林与那个黑人说话时看着，听着：

“去阿肯色州住，我记得你方才是这么说的。”

“是的。我在那里有产业。一个农场。”

①内战后南方经济雕敝，生活困难，故有此语。

②指詹姆士·图西德斯·布钱普。

③指N·S·贝德福将军。

④布克患风湿病后，勉力用左手登记黑女孩诞生的事，因此说他“信心与意志尚未消沉”。

⑤索凤西芭的简称。

“产业？一个农场？是你拥有的吗？”

“是的。”

“你不叫人‘先生’的，是吗？”

“对于自己的长辈，我叫的。”

“我懂了。你是北方人。”

“是的。小时候就到北方去了。”

“那么你的父亲以前是个奴隶。”

“是的。以前是的。”

“那么你怎么会在阿肯色州拥有农场的呢？”

“我有一块拨给的地。原先是我父亲的。美国政府给的。由于服过军役。”

“我懂了，”麦卡斯林说。“北方佬的军队。”

“美国军队，”陌生人说；接着是孩子自己又叫嚷起来了，是对着麦卡斯林的背叫的^①：

“去叫谭尼大婶呀！我去叫她！我去——”可是麦卡斯林连理都没有理他；陌生人也甚至都没有朝他的声音回过头来看他一眼，两个人继续说话，仿佛根本没有他这么个人在场：

“既然你什么都象是安排妥了，”麦卡斯林说，“你又何必费这份心来征求我的同意呢？”

“不是征求你的同意，”陌生人说：“我是仅仅在你这个家长对她作为家庭女性成员之一承认负有一定责任的条件下，才承认你的权威的。我并不是征求你的同意。我——”

“不必再说了！”麦卡斯林说。可是陌生人并没有畏缩。这既不是好象他根本不理解麦卡斯林的抗议，也不是他象没有听见。而是仿佛他是在——完全不是道歉也不完全是辩解，而仅仅是在发表一个声明，这是局势所绝对需要，也是绝对有必要这

样做的，而且必须让麦卡斯林听到，至于他不想听倒在其次。这好象是他在自言自语，自己大声地说给自己听。他们面对面地站着，不算靠得太近但是比击剑时双方保持的距离还稍稍近些，身子挺得笔直，嗓音没有提高，没有咄咄逼人，仅仅是非常简练：

“——我通知你，事先告知你，她的家长。凡是有体面的人也都会象我这样做的。何况，你曾经，按照你的见识与教养——”

“不必再说了，我方才说了，”麦卡斯林说。“天黑之前你给我离开这个地方。走吧。”可是，有半晌，那个人并没有动，是在用那种漠然的、不动感情的眼光打量着麦卡斯林，仿佛是在通过麦卡斯林的瞳孔的反照，观察自己小小的人影。

“是的，”他说。“不管怎么说，这是你的房子。而且照你的想法，你是有……不过没什么。你是对的。没有必要再说了。”他转身朝门口走去；他只是停住了一秒钟，开口说话时身子又已经在移动了：“放心好了。我会好好地对待她的。”说完就走出了门。

“不过她又是怎么认识他的呢？”孩子喊道。“我以前连听都没听说过他！至于凤西芭，她生下来之后除了上教堂就根本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

“哈，”麦卡斯林说。“十七岁的大姑娘怎么认识她们要嫁的男人——如果她们运气好，嫁得出去的话——就连她们的父母都不知道呢。”第二天早上他们都走了，凤西芭也走了。麦卡斯林此后再也没有见到过她，那孩子也没有，因为他五个月之后终于找到的女人已经不是他原先认识的同一个人了。他把那三千元的三分之一换成金币，掖在腰带里，就和一年前到

^① 艾萨克伯麦卡斯林与黑人发生冲突，故意打岔。